

2000-2010
中国·建筑·十年
共享 见证 思考

建筑与社会

“中国·建筑·十年”系列论坛（上海站）暨展览

主办：筑龙网

论坛时间：2011年4月24日

协办：CCDI中建国际设计

地点：CCDI大厦

媒体协办：《建筑技艺》

展览时间：2011年4月24~27日

【活动背景】

“中国建筑十年建筑创作回顾及评选”由筑龙网发起，《建筑技艺》协办，联合众多媒体及新浪网等共同举办，旨在梳理出这十年间能够让建筑师感动与思考的建筑作品。组委会专家评委组由王明贤、徐卫国、黄居正、齐欣、王昀、支文军担任。

活动2010年11月22日拉开帷幕，共收到了400多个参评项目，包括众多知名建筑师和事务所的作品，也得到建筑师网友的广泛投票参与。详情可见筑龙网。系列论坛和展览是本次网上评奖的落地活动，继2011年3月26日在北京成功举办后（会后报道详见本刊2011年3-4期合刊），于4月24日在上海圆满落幕，现场共展示了200余幅作品，并进行了投票。本次论坛活动得到了瑞高陶板、腾邦环境的大力支持。6月17日此活动还将走进广州。

【论坛嘉宾】

李武英：《建筑时报》设计专刊主编

孙继伟：上海市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

陈康：CCDI集团技术管理副总经理兼上海区域公司总经理

杨明：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创作所所长

李翔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章明：同济大学建筑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俞挺：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现代都市院创作所所长，总建筑师

庄慎：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冯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无样建筑主持建筑师

丁沃沃：南京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也彤：上海市徐汇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常务副局长

张斌：致正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第一场：评析十年影响建筑的大事件



李武英（主持人）

孙继伟

陈康

杨明

李武英：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建筑与社会的主题。2000~2010十年弹指一挥间，但却发生了诸多对建筑具有影响力的事件，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对我们的建筑设计产生了影响。我们先对大主题的内涵和外延作一个界定，此处的建筑包括行业和技术两个方面。把影响建筑的事件从宏观背景、中观行业和微观事件三个层面来梳理。首先我把这十年所发生的一些大事按时间顺序为大家提供一些线索，看看留在记忆中的都有哪些。

2000：国家大剧院招标，梁思成建筑奖设立；

2001：美国9·11，北京申奥成功，国企改革；

2002：申博成功，央视大楼招标；

2003：非典事件，建筑事务所放开，香港与地注册建筑师互认，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重新启动；

2004：奥运瘦身、CEPA协定（《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订，世博规划方案揭晓；

2005：公共建筑节能标准发布，“150位中国建筑师在法国”项目结束，张永和出任MIT建筑系主任，环球金融中心开工、深圳双年展启动；

2006：国家对于房地产宏观调控的90/70政策出台，马清运接任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

2007：世博会中国馆方案征集，AECOM并购深圳城脉；

2008：中国雪灾，汶川大地震，奥运举办，上海中心大厦开工，金融危机爆发；

2009：央视大火，上海莲花河畔住宅楼倒塌；

2010：世博会举办，上海胶州路住宅发生大火，十六届广州亚运会举办。

这些事件多多少少都与建筑有关。

大建筑之宏观层面

孙继伟：这十年对于中国建筑影响最大的，我认为就是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这对于我们建筑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快速的城市化，也为我们的建筑师带来了更多工作的机会。但城市的大规模扩张也使城市的品质下降，产生了很多速生的城市和短命的建筑。

陈康：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使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也给我们设计行业带来了非常多的机会。还有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更加强调区域性的发展，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同样为我们的战略布局提供了思路。

杨明：过去十年里的中国建筑设计是一个从相对青涩不完整到全行业成熟的过程：一是以住宅为主的行业设计已经高度专业化、公开化、市场化；而公共建筑无论是设计的完成度、表达的思想性还是对于本土文化的张扬，都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状态。当然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只是第一步的铺垫，我想接下来还会有更好的发展。

大建筑之中观层面

陈康：这十年的发展有几个关键词：一是体制的改革。由事业单位改为股份制企业，释放了设计院的活力，培养了很多人才。二是民营企业的崛起。各种形式、不同规模民营设计院的迅速崛起以及大量外企的进入，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三足鼎立的行业格局。三是人才的缺乏。由于设计和管理人才缺少，人员流动频繁，造成了企业管理成本的增高。四是资本的介入。近年资本的悄然进入，使企业兼并、重组越来越多，资本的力量要远远大于我们技术的力量，所以现在很多设计院、设计公司的领导者会把资本的运作放到战略发展里面，行业将形成新的竞争格局。五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使我们的商业服务模式发生变化，比如BIM（建筑信息模型），将使项目运营的程序和管理格局发生变化，会给行业带来很大的变化。

杨明：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现象和问题都是由过高的发展速度引起的。我们的脑子要远远比我们的身体跑得快，导致我们这个行业处于精神分裂状态。一方面，几乎所有大设计院的领导都愿意去尝试新的管理模式，但同时我们的工作模式一直没什么变化，这是由我们这个行业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建筑师的个人素质、所接受的信息量和建筑教育在这十年里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对建筑的理解和绘图的技术并没有什么进步。因为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高质量人才的缺乏，导致一些远没有具备成熟职业素质的建筑师被推上了非常重要的岗位。还有一种分裂是在思想上的。十年里我们完成的建筑量可能是别的国家一百年的量，但是在思想领域的探索却依然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建筑评论方面更是几乎真空，完全无法和设计发展相匹配。

大建筑之微观层面

陈康：现在我们的行业非常需要一大批具有职业素养的人，这样的人要能够真正在我们的行业里发挥作用，面临的一个最迫切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生存，要想做成好的作品，是需要一些基本条件的。首先企业要有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资本的介入是件好事，可以从某种程度推动行业的变化和竞争格局的转变。

杨明：微观的角度来看十年，有两组关键词。第一个词是“申办”，与之对应的是“央视大火”。这十年国内各省市申办了很多运动会、博览会等各种活动，并且还在继续，而这种申办所带来的千亿级投入使大型设计机构得到了很大的成长。央视大楼这个建筑很能说明我们在过去十年里面对于以超高层为代表的标志性建筑的追求，而央视大火这件事则说明在大投入、大申办的背景下，城市建设虚荣心的高度膨胀，标志性建筑成功的背后也同时伴随着各种负面能量的积累。

第二个词是“建筑展”，与之对应的事件应该是“宋丹丹微博大骂潘石屹”。从“长城脚下的公社”2002年首次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到目前仍在实施的南京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以小建筑和明星建筑师为代表的设计力量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建筑在思想性方面的发展，我们和国外建筑师的交流也越来越趋于平等。对应的“宋丹丹微博大骂潘石屹”则反映出，由于中国在过去十年国际建筑市场中的一枝独秀，使国内商业资本的附庸风雅与国际建筑大师的屈尊降贵有了直接媾和的充分理由和机会，而其结果除了帮助许多国际建筑师实现了建筑梦想，也引发了内外文化的理想与颜面冲突。

孙继伟：很难说这些大事件一定给中国建筑界带来什么好处，大事件消耗大量的投资，而这些投资都是以消耗我们子孙的资源为代价的。很多大事件都会产生一些标新立异的项目，但是真正具有建筑理念或是对于建筑科技、节能环保方面有价值的却不多。我们的城市走到今天其实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不只是建筑师也不只是政府的责任，全社会都有责任，大家都不应推脱。

李武英：建筑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技术和空间问题，建筑师也不是纯粹的工程师，建筑与社会关系密切，因此建筑师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思考得更全面，才能做出对社会负责的好建筑。

第二场讨论：建筑进行时



李翔宁（主持人）

章明

俞挺

庄慎

工作与生活，建筑师的关键词

李翔宁：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提出了中国建筑的关键词，希望这24个关键词能概括现在中国建筑的一些境遇、现状，还有建筑师面临的限制和挑战，以及建筑师所采取的一些策略。

前段时间，大家都批判建筑师没有理论或者没有思想，现在建筑师的焦虑就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作品归纳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去，这是做一个好的建筑师必须的条件。这从某种意义上也不自觉地影响了建筑师的实践策略。

章明：谈工作状态，我想用5组关键词来说明。

第一组词是“解决之道、应变之道”。做建筑就是要应对和解决各种矛盾，最后达到高品质的完成状态。更重要的是应变之道，以现在的创作环境、建设状态、技术水准、建造能力，我们建筑师更加需要应变这样一种能力和策略。

第二组词是“激情和执着”。激情就代表理想，如果你没有激情，你就不要做这个职业。事情要做好、做到位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执着，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设计师就是要对自己苛刻，你对自己苛刻了，业主对你就宽容了；你如果对自己太宽容，那别人就对你苛刻了。

第三组词是“三位一体”。我的设计状态是在学校里当老师，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

第四个关键词是“快节奏、慢设计”。建筑师的项目都非常多，节奏非常快，压力非常大。有句话叫做“上帝在细节中”，这句名言我们一直努力恪守，但在现在状况下的确有困难。我们希望能达到在快节奏中把设计放慢一些，把品质再提升一些。

最后一组关键词是“同台竞技、坚持原作”。大量的国外建筑事务所进入中国后，中国建筑师从看客到跑龙套，再到现在的共同竞标，甚至去做他们的评委，这样一种同台竞技的状态赋予中国建筑师更多的机会。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也接到很多国外事务所的合作邀约，但我们会一直坚持自己的设计，坚持原作。

俞挺：可以自负地说，我虽不是中国建筑界第一人，但是我一定是建筑界的美食第一人。我业余时间有很庞大的工作，就是要把上海各个我认为好的餐厅、酒店等变成一个mapid（地图标识）放在网上和大家分享。

另一个就是“八卦”。我会研究建筑大师的生活，你会发现，无论他掩饰得多么好，他最终还是人，无法拒绝人所有的欲望和所有的东西。研究别人，你才能坚定自己的信念，你才可以站直腰板，用平等的目光去审视每一个让你如雷贯耳的名字。对于这些所谓“神”的研究触发了我对理论的兴趣。没有人能简单地说自己不受任何影响，因此我写了庞大的诸神谱系的文章。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无法剥离与别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是无法割裂的。对历史的八卦让我完成了一个35万字、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书，我把大家觉得非常枯燥的中国古建史变成生动活泼的东西，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中国古代的东西是如此有趣，而以前我们学的中国古建史基本上是在研究骨骼而不是研究人。

还有“发呆”。发呆是因为在思考，我喜欢发呆是因为我喜欢思考，思考之后才发现思想给你带来很多。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两面性”。我经常扮演愤青的角色，但是另一方面又具有中产阶级小资的情调。我暴躁，有时我又脆弱。这种两面性造成了我做事情的不完整性。我不知道这能不能代表一部分建筑师的状态。

庄慎：建筑师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很难调解，要做的事情很多，关键是你能够持续工作多长时间。如果你对设计不喜欢了，没有热情了，做建筑行业一定是很痛苦的。如何能保持自己的兴趣，长期维持职业的生命，这是建筑师尤其是中国建筑师需要仔细思考的。

作为职业的建筑师，现实世界是很关心的。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大家熟悉的问题，也是大家都会关心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够快，但够好吗？城市化之后如何？城市化后剩下的事情怎样解决？我觉得这些没有大事务所和小事务所之分，应该鼓励大家在各自的位置上发展自己。我们应该更加扎实地去做有品质的东西，这些品质具体的在我看来就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关怀。

李翔宁：建筑师的生活必须有一定的品质，同时还要体验生活。其实建筑师还是应该聚在一起开讨论会的，我们中国的建筑未来想要发展，其实也是需要建筑师在一起用悠闲的状态去考虑的。对艺术的鉴赏也很重要，对当地艺术的思想、对文化是一定要了解的，这对中国建筑师尤为重要。

读书

俞挺：我看的书和建筑没有什么关系，我主要看文学、哲学、小说、历史文献等，看的最多的是历史文献。如果总在考虑跟建筑有没有关系，

用你的惯性去看你的职业，你在这个职业上的成就是超过不了你的局限性的。

我们总认为做建筑的途径只有一种，其实有很多种，只要找到适合你的途径，你就会很享受。正是超大范围的阅读量给我带来了建筑的一个重要的态度，就是你的世界要宽广，你的态度要宽容，然后经过你把它过滤成你自己的东西。

章明：我的导师郑时龄院士说，做设计实践可以使你的技巧、你的技能得到提升，但是真正要提升到更高的水准的时候，你应该有理论基础，这里面包括你对于美学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关注和热爱。所以我对其他各种与建筑相关的，包括绘画、雕塑、摄影、音乐等，关注度比较高，虽然也有些功利的成分，但至少还在关注。

庄慎：书肯定是需要看的，因为做建筑师总会需要不同的信息。另外我自己比较喜欢视频、影视，这些东西很有意思，不只是放松，会提升你的空间感受。音乐、空间、剪辑、或暗或亮的光影，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有时你会发现你的建筑需要创作的有可能就是这些东西。所以，看什么、学什么，不一定有固定的程式，培养自己感觉的渠道可以是不同的，最重要的是发现自己喜欢什么。

第三场讨论：建筑的未来



冯路（主持人）

丁沃沃

关也彤

张斌

冯路：谈到未来，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回顾过去十年，中国建筑教育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20世纪初所谓现代意义的建筑学教育开始的时候，建筑是作为一门科学和技术出现的，后来人们才接受了建筑是一门艺术的概念。而在当代，建筑系也是在过去十年中重新出现在美院里的。此外，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建筑学教育还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北大建筑和南大建筑。南京大学的建研所原来有点像中国建筑教育的异类，而现在改成建筑学院之后，似乎开始有主流化的趋势。

丁沃沃：教育的使命是培养社会上需要的人才。这十年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张，表面上看，学校课程设计中的建筑形式已经国际化，但实际上盲目扩张导致教师素质下降，建筑形式的内涵在不断简化。另外，虽然建筑市场的活力给建筑教育带来了动力，但是也给建筑教育不小的冲击。加之前几年教育的市场化的概念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些都对建筑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京大学建筑学创立的初衷是想探索建筑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式与路径，在探索过程中建构建筑学的知识体系。我们的大学教育要和国际接轨，完善的建筑学的知识体系是建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

冯路：我们在学校里面教学生的东西，其实和当下外界市场对学生的要求是有一点脱节的，这让我有时候有一点困惑。但今天的讨论让我增加了信心。

张斌：中国建筑的问题要分清是建筑的问题还是建筑学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的状态下，建筑学的概念还是不太充分，还不足以支撑我们的生存状态。建筑是当下的一种社会现状的记录，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应该是对未来的二三十年，要等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的完成才能看到建筑学的走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会知道我们留下了什么。中国的建筑学在这十年是快速直线前进，但是有很多基本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这是因为中国的建筑学的社会基础始终非常薄弱，面临着坍塌的危险。究其根本在于建筑学和整个社会的状态联系不大。在今后的发展中我最希望建筑学这方面发生变化，能真正和社会大众发生关系，从而解决当下的一些社会问题。

丁沃沃：深究建筑学的本质，可以看出中国建筑学发展的文化和历史与西方不同。完全建立在西方哲学和思想上的建筑学的理论体系与我们中国建筑学的思想意识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不需要西方建筑学的与其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理论，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热烈拥抱与其理论相互关联的外在形式。科学的定位不是学科的自我定位，而是社会给它定位。学科不能改变社会，而社会意识可以决定学科的内涵。自古以来中国的建筑都被理解为“器”，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建筑的认识。

俞挺：建筑学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西方的建筑学本身也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建筑学不属于科学，也不属于技术，它的构架是先天不足的。我们总是希望用一种方式来解决，一直在排斥造型，结果就是我们的学生画不出一张好看的图，因为我们把造型艺术的训练在建筑学教育中砍掉了。

建筑学极端的督导化导致建筑学越来越狭隘和传统，狭隘到连艺术都抛弃。所以艺术家托马斯设计了世博会英国馆，在造型方面超过了建筑。因此建筑学的概念需要扩大，建筑师更不能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要把自己的影响力发散出去，我们要评论艺术家，评论社会问题，我们的观点经过建筑学的训练而与别人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